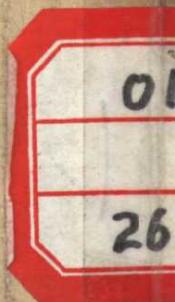


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



革命

革命



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

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本書各篇係根據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三四年
所編的德文本“RELIGION IST DAS OPIUM
DES VOLKS”（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”）一書重
新譯出。

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

武劍西譯

*

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城布胡同十號）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1683·787×1090耗1/32·4⁷/₈印張·81,000字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數：1—10,000 定價：3,600元

目 錄

第一章 宗教之唯物主義的說明。宗教的根源及其起源。階級鬥爭史中的宗教	一
一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	一
二 宗教是人的自我掏空的行爲	三
三 宗教是顛倒的現實之理論	五
四 從歷來全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來說明宗教	七
五 馬克思發見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法則	九
六 存在決定意識	一
七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社會的、政治的以及一般精神的生活過程	三
八 思想體系是聳立於社會存在條件之上的上層建築	五
九 經濟是基礎，但上層建築的種種契機對於歷史鬥爭的進程也發生作用	七
一〇 思想體系的變化決定於經濟，但思想體系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 也發生反作用的影響	八

- 一 階級社會的道德是階級道德 三
- 二 在宗教中，人腦的產物似乎是獨立的形象 四
- 三 分工與宗教起源 五
- 四 唯心主義與宗教之根源早在蒙昧時代人們褊狹愚昧的表象中存在着 六
- 五 哲學一旦從意識之宗教形態中掙扎出來，它便消滅了宗教之所以爲宗教 七
- 六 宗教表象的種種變化發生於階級關係 三
- 七 宗教研究之唯一科學的方法是唯物主義的方法 八
- 八 宗教是剝削制度的掩護物 九
- 九 動物教是最徹底的宗教形態 十
- 十 上帝崇拜與國王崇拜 十一
- 十一 宗教是愚民工具 十二
- 十二 一切唯心主義都引導到奇蹟信仰 十三
- 十三 宗教是資產階級的保護壁壘 十四
- 十四 神甫的社會主義 十五
- 十五 神甫是地上警察的塗了油的警犬 十六

- 二六 資產階級的口號是：「宗教必須爲人民保存下去」 開七
二七 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吾〇

第二章 世界宗教

猶太教，基督教，伊斯蘭教

- 一 土地所有權之不存在是打開東方天國的鑰匙 至三
二 基督教與奴隸制 至五
三 原始基督教的社會內容 至七
四 基督教是怎樣成爲世界宗教的？ 至九
五 封建時期的教會 至十一
六 教會是封建貴族的孿生姊妹 至十三
七 路德把出家人安放到在家人的心裏 至十五
八 咯爾文主義是資產階級在其反封建鬥爭中的工具 至十七
九 實踐中的猶太教是基督教世界本身之完成了的實踐 至十八
一〇 財產對於教會比一切信條都要貴重 至二十
一一 出家人對聖墓之爭 至二十一

- 一一 教會婚姻是利害關係決定的婚姻 九
一三 基督教的社會原理 九
一四 基督教是敵視共產主義的 九
一五 社會主義世界觀來源於勞動與資本之對立 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
第三章 反宗教的鬥爭

- 一 宗教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八
二 從宗教批判到社會解放 八
三 「沒有神的宗教」是爲宗教辯護的最狡猾的形態之一 八
四 神之存在的證明乃是神之不存在的證明 八
五 信神的自然研究者無力爲神辯護 八
六 不可知論是羞答答的唯物主義 八
七 唯物主義的宗教批判是唯一真實的批判 八
八 巴黎公社與宗教 八
九 禁止宗教乃是爲宗教効勞 八
一〇 宣揚不問政治，是把羣衆趕到神甫懷裏去 一〇

- 一一 向神甫作鬥爭——是工人國際的任務之一 一四
一二 工人黨有從宗教妖氛下把信念解放出來的任務 一四
三四 章 宗教之滅亡

- 一 促成現實世界的宗教反射之完全消失的條件 一七
二 宗教的肇始及其不可避免的終結 一七
三 在自然力受到實際支配時，神話就消失了 一八
四 無產者是實踐的無神論者 一九

- 五 一個無產者——一個無神論者是怎樣死去的？ 二三

- 六 無產階級革命擺脫一切宗教 二三

- 七 共產主義革命是與傳統觀念最徹底的決裂 二三

第五章 辯證唯物主義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武器

- 一 唯物主義匯入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二六
二 辯證唯物主義並非宗教之單純否定 二九
三 辯證唯物主義把唯心主義自其最後的逋逃藪——史觀裏驅逐出來 三〇
四 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唯一科學的自然觀

五 六 六 八

從猿到人 ······

三六

科學的道路是反宗教鬥爭的並把自己從宗教下解放出來的道路 ······

三四

辯證的人生觀粉碎了靈魂不滅說 ······

四一

挽救科學不使其陷於宗教——唯心主義迷途的，不是經驗，而是辯證唯物主義 ······

四四

宇宙是物質的永恒循環 ······

四五

四七

第一章 宗教之唯物主義的說明。宗教的根源及其起源。

階級鬥爭史中的宗教

一、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

對德意志說，宗教批判本質上是結束了，而宗教批判却是一切批判的前提。

當迷誤的天國的 *oratio pro artis et sociis* 「神壇與竈台禱辭」被駁倒之後，迷誤的世間的存在便聲名狼藉了。在天國幻想的現實中尋找超人的人，他只找到了他本身的反射，那麼，尋找而且必須尋找他的真正現實的他，就不再高興只找得他自己的假相，只找得幻人了。

否定宗教的批判之基礎是：人創造宗教，而非宗教創造人。而且，宗教是那尚未獲得自我或又喪失了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識與自我感情。可是人，他並不是抽象的、蟄居於世外的

生物。人，他是人的世界，是國家，是社會。這個國家、這個社會產生宗教；但因為國家和社會是顛倒的世界，所以它們產生出來的宗教是顛倒的世界意識。宗教是這個世界的一般理論，是它的百科全書式的提要，它的通俗形式的邏輯，它的唯靈主義的 Point-d'honneur 「名譽感」，它的狂熱，它的道義的批准，它的莊嚴的補充，它的一般的安慰理由和辯護根據。宗教是人的本質之幻想的實現，這是因為人的本質並未具有真正的現實。所以，對宗教的鬥爭，間接地是對以宗教為其精神芳香的那個世界的鬥爭。

宗教的貧困，一方面是現實貧困的表現，一方面又是對現實貧困的反抗。宗教是苦難者的呻吟，是毫無心肝的世界的情操，是缺乏精神的狀態的精神。它是人民的鴉片煙。

作為人民虛幻幸福的宗教之揚棄，就是人民真實幸福的要求之提出。拋棄那籠罩着人民生活狀態的幻想之要求，就是拋棄那依靠幻想而存在的狀態之要求。所以，對宗教的批判，胎子裏是對人間苦海的批判，而人間苦海的聖光則是宗教。

宗教批判摘掉了枷鎖上的幻花，並不是要人去披帶那冷酷無情的枷鎖，而是要人拋去枷鎖，折取鮮花。宗教批判使人失望了，這是要他思考、行動，要他創造他的現實，像一個失望之後恍然徹悟的人一樣，這是要他圍繞着自己運轉，圍繞着自己的太陽運轉。宗教

只是虛幻的太陽，它是圍繞着那尚未圍繞自己運轉的人運轉的。

所以歷史的任務是：在真理的彼岸消失之後，來建立人間的真理。而爲歷史服務的哲學，它的任務首先是，在人的自我疎外（die Selbstentfremdung）的神相揭穿之後，來揭穿那非神聖的形相中的自我疎外。因此，天國批判變而爲人間批判，宗教批判變而爲法律批判；神學批判變而爲政治批判。

錄自馬克思著「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」（一八四三年）

II、宗教是人的自我掏空的行爲

喀萊爾●控訴時代的空虛和貧乏，控訴社會一切制度的內在腐朽。這控訴是公平的；但是單純的控訴並不解決問題。祛弊除害，必先找出弊害的原因。假使喀萊爾這樣做了，他就會發見這種惶惑、空虛，這種「無靈魂」，這種不信宗教，這種「無神論」，其根據正在於宗教本身。就其本質說來，宗教是竊取人和自然的一切內涵，轉賦於一個彼岸的神的幻影，而神又從他這豐富的內涵中恩賜若干給人和自然。因此，對這個彼岸幻影的信仰只要是強烈而生動的，那麼，人至少經過這條彎路總可收回若干內涵。中世紀的強烈信仰就

這樣賦予整個時代以顯著的精力，不過這精力並不是外來的，而是存在於人性中的，儘管還是人所意識不到的，還是不發展的。信仰逐漸薄弱了，宗教在上昇的文化面前崩解，但是人依然看不出他認做外來的本質而祈禱而崇拜的，正是他自己的本質。在這種無意識而且也無信仰的狀態中，人不可能有內容，他不能不對真理絕望，不能不對理性和自然絕望。而這種空虛和無內容，這種對宇宙永恒事實的絕望，將持續下去，直到人類看清了他作為神而崇拜的本質，正是他自己的、但迄不相識的本質，直到——難道要來抄寫費爾巴哈●麼。

空虛之存在久矣，因為宗教是人的自我掏空 (Selbstaushöhlung) 的行為。在空虛藉以遮蔽的紫袍褪色之後，在它藉以掩護的雲靄消散之後，你們大吃一驚地見它在天日之下畢現了，你覺得奇怪麼？

錄自恩格斯著「英國狀況」，托馬士·喀萊爾著：過去與現在 (Past and Present by Thomas Carlyle.), London 1843」(一八四四年)

● 喀萊爾 (Carlyle, Thomas, 1795—1881)——英國史學家、哲學家、政論家，在其「論歷史中的英雄、英雄崇拜與英雄特性」，「法國革命」，「憲章運動」及其他著作中，他尖銳地批評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

主制，但是他的出發點是模糊的，並且完全是反動的，他的理想中混合着神祕主義、「封建社會主義」和英雄崇拜。

① 費爾巴哈 (Feuerbach, Ludwig, 1804—1872)——德國哲學家。他由黑格爾左派發展爲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。費爾巴哈與馬克思、恩格斯相反，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並未作克服或清洗的工作，只是簡單地予以抛弃。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與無神論是不徹底的，他以「無神的宗教」、「人類的宗教」與一切現有宗教相對抗。雖然如此，他的「基督教的本質」、「未來哲學原理」及其他著作却予當時的唯心論和宗教以沉重的打擊。這些著作對青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發展也發生了顯著的影響。

三、宗教是顛倒的現實之理論

幾天前我收到小麥音②一封信——他的得意的範疇是行·必·由·義，却是大有道理的。他在信中質問我 1. 對您和對赫③的關係，2. 對自由派④的關係，3. 對新訂的編輯方針的態度，以及對政府的態度。我當即覆了他，明白說出了我的意見：編輯工作的缺點是側重於放肆的、桑奇洛派的⑤、隨便的形式，而未充分注意到自由的即獨立而深刻的內容。我要求他們少來些含糊其辭的論斷，大言不慚的空話，得意的顧影自憐，而要多表現些堅定性，深入具體情況，實事求是的精神。我聲明：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信條，即把一種新的世界觀像私貨般偷運進來，在劇評裏附帶談談，我認爲是不恰當的，簡直是不道德的；我要求：

如果要談共產主義，就該完全換個樣子，更深入地談。其次，我希望他們多在批評政局中批判宗教，少在宗教問題上批評政局。因為這種作風的轉變，會更適合於報紙的性質和對讀者的教育，因為宗教本身是無內容的，它不是靠天國，而是靠人間生活，而且隨着顛倒的現實（其理論便是宗教）的解體而會自行沒落的。最後，我盼望，如果要談哲學，便該少賣弄「無神論」的招牌（這和小娃娃很相似，不論看到誰，只要願意聽他們，他們總歸申明自己是並不害怕童話裏的怪人的），寧可把哲學的內容告訴人民。Voilà tout [完了]。

錄自馬克思一八四二年九月三十日致魯格^②的信

- ① 麥哲 (Meyen, Eduard, 1812—1870)——德國新聞記者，黑格爾左派，“Athéneum”雜誌的編者。
- ② 赫爾維格 (Herwegh, Georg, 1817—1875)——德國革命詩人和政治活動家。一八四八年領導巴登 (Baden) 的工人起義。
- ③ 自由人同盟，即自由思想者協會，有急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參加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柏林成立。它的盟員公開聲明退出教會，他們抨擊教會和教士。
- ④ 桑奇洛式是一種貫徹着桑奇洛派革命正氣和堅定性的風格。桑奇洛派是法國大革命初期最革命的戰士，代表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成分。桑奇洛，“sans-culottes”一詞，意謂「不着短褲」，來源於民主革命派穿着長褲，以別於貴族之穿着 culottes [短褲]。

五 瑞格 (Ruge, Arnold, 1802—1880)——德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，後來退出了黑格爾左派集團。馬克思與恩格斯青年時代的朋友。創辦並編輯「德國年鑑」和「德法年鑑」，青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和他合作。在瑞格不久就墮入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並靠權教會之後，馬克思、恩格斯決絕地和他割斷了關係。

四、從歷來全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來說明宗教

除了一座歷史的山被聖·瑪可士●的信仰移去之外，全章再也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了。他原來在五十六頁上認為「只是爲了一個高級本體之故，人才向來被敬重，只是作爲幽靈，人才被看成神化了的，即是說」（即是說！）「被保佑的和被承認的人。」我們要把這座爲單純信仰所移去的山再移回到原處，那「即是說」：只是爲着被保佑的即自己保護自己的、賦予以特權的即自己奪得了特權的人們，高級的本體才被敬重，幽靈才被神化。聖·瑪可士却從虛構出發。比方在古代，所有民族原是許多不同部落由於物質關係和利益，例如對他族之敵視等等而結成的，由於生產力的缺乏，每個人必然不是做奴隸，便是擁有奴隸，以及等等，以及等等，因此屬於某一民族，乃是人人「最自然的利益」；而他却認爲這些利益是當時民族或「民族本質」的概念所創造的。又如近代，原是自由競爭和世界貿

易造成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和人的概念；反之，他却認為，後起的哲學結構產生了這種種關係作為人的「啓示」。對宗教說，亦復如斯。宗教，所謂本體的領域，在他認為是唯一的領域，可是他關於宗教的本體却一無所知；否則，他必須知道，作為宗教，它是既無本體也無領域的。在宗教裏，人們把自己的經驗世界弄成爲只是想像的、表象的本體，並使之與人們異己地對立起來。這是絕不能由別的概念，由「這個自我意識」或類似的空話來說明，而是必須從全部向來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說明的。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之不依純粹概念爲轉移，和發明自動紡紗機 (self-acting mule) 與使用鐵道之不依黑格爾哲學爲轉移一樣。聖·瑪可士果然要想談宗教的「本體」，就是說要談這個非本體的物質基礎，那麼，他既不能在「人的本質」，也不能在神的賓詞中找到它，而只有在宗教每一發展階段所遇到的現成的物質世界裏找到它。

錄自馬克思、恩格斯合著「德意志思想體系」（一八四五—一八四六年）

❶ 聖·瑪可士 (Sankt Max 或 “der heilige Max”) 指的是約翰·喀斯帕爾·石米特 (Johann Caspar Schmidt, 1806—1856)——他的筆名是瑪可士·石提奈爾 (Max Stirner)，德國哲學家、唯心主義者，提倡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。他的主要著作是「唯一人及其財產」。石提奈爾尖銳地反對宗教，但這僅限於空